

青春话题

说到火车,几乎没有谁会觉得陌生。作为我国最普遍的交通运输方式之一,火车也是大学生出行时最具性价比的选择。从慢慢悠悠的绿皮火车,到如今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,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记忆。

搭载青春的列车

■本报记者 韩琨

“当然是春运了”

说起与火车有关的印象深刻的事情,中国人民大学大四学生程晓楠脱口而出的答案就是“春运”。

“春运”,号称是每年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活动,放寒假的大学生和在外工作返乡的人们一起,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。

程晓楠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,虽然平时出去旅行也多选择乘坐火车,但是坐火车最难忘的记忆还是从北京回福建老家的一次硬座经历。

春运的艰苦不仅在于人流浩大,更在于一票难求。高校可以帮学生提前预订的学生票只能是硬座,但是对于长达二十几个小时的旅程来说,硬座显得残酷了点,票量本就相对较少的卧铺变得越发抢手。

“那时还没有网络订票,电话订票也不流行,只能去学校东门旁边的代售点排队去买。”程晓楠说。她记得很清楚,代售点八点开门,八十分开始售票。早晨六点刚过,她就跑去代售点门口排队了。

“天还没亮,我就去排队了。到那儿才发现,前面已经排了四个人了。”程晓楠回忆道。排队的人大多都是学生。为了节省操作时间,开票前售票点的工作人员提前登记了大家需要的车次。“结果,还是没买到卧铺。”于是,她便有了一趟硬座回家的经历。

列车时刻表显示为25个小时的普快,速度本就不快,还免不了让道、晚点。唯一让程晓楠觉得庆幸的就是座位的位置了:“还好靠窗,有依靠。困了就眯到二十分钟,然后被火车晃醒。”被晃醒,再随着火车的节奏入睡,再被晃醒,如此反复。

正是由于靠窗睡,随着火车晃晃晃,程晓楠回到家才发现:“头上撞了个包出来。”

发呆、看书、听歌、看风景,间或抱着书包再睡一会儿,这些是程晓楠在火车上的主要活动。不过,对于25个小时的车程来说,还有一项活动是任何旅客都免不了的——上厕所。

“上个厕所都要半个小时。”至今想来,程晓楠都觉得心有余悸。过道上挤满了人,难以落脚,只能尽一切可能寻找下脚的地方,一步一步地挪动。

颠簸到家的那一刻,出了车厢,程晓楠已经四肢僵硬,唯一的想法就是:“终于解放了。”



▲小王的一沓儿车票

▲李浩晨的车票故事

异地恋培养出火车迷

一般来说,家乡到大学所在地的路线,是每个学生最熟悉也是往返次数最多的路线。但对于某一群人例外,那便是“异地恋”一族。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三年级学生小王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火车迷有很多种,有线路迷、车辆迷、机车迷等等。我是属于不太专业的火车迷,经常坐火车看女朋友,所以就渐渐对火车很熟悉。”小王这样给自己定义。

自从2008年初与女友在一起,至今,他们都处于“异地恋”的状态。本科时,小王在合肥读书,女友在南京。如今,他在上海,她在杭州。因此,合宁铁路和沪杭铁路成了他最熟悉的铁路路线。小王记得很清楚:“2008年4月18日,合宁铁路才通车。”

“还好都不算远。”他说,本科时一个月去看一次女友,研究生空闲时间多一些,就两周一次。正聊着,小王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图片,积攒下来的火车票厚厚一沓,约有十几厘米。“其中也有出去玩的车票,但大部分都是去看她的。”

“还好了,很快就不会再增加了。”他说,等明年

毕业,就可以结束这种状态了。小王告诉记者,在火车上只有一个小时左右,时间很短,两边火车站到学校的公交时间都超过在火车上的时间。因此,在火车上的心情基本上就是一个字——“累”。

小王说,对火车的感觉其实刚开始还挺新奇的,可“后来坐多了也就形成了习惯”。

说到火车迷,小王有一个双层硬座的火车模型,是真实车辆按比例缩小的。有一次,他特意坐了这趟车,然后找到了那辆模型的原车。

理工科学生中有不少火车迷,大家在BBS的相关版块下结识,在现实中有时也聚到一起活动。在京沪高铁开通前,小王和学校的几位同学好一起去蚌埠“考察”蚌埠南的建设情况。他们在蚌埠南的一座天桥上想拍一下测试列车。“这个时候有个警察过来了,我以为不让我们拍。结果他很愉快地跟我们说下车车会几点到,还用对讲机和车站的人确认了一下。”这让小王觉得很有趣。

意识流的火车情结

有人选择火车出行是因为它方便准点,比

哈佛周记

哈佛,所以成为哈佛

■郭剑刚

从哈佛回来后,有一些学生问我,哈佛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?我对此的回答是,很难说有最伟大的地方,但很多在我们看上去不起眼的的人和事,哈佛的做法都令人难忘,而正是这些涓涓细流,最终汇成了大江大河。当然,这样的回答很难令人满意。但如果让我举例来说明哈佛所以成为哈佛,我想,我会以哈佛本科生的教育为例。

在哈佛,本科生是以通识教育为目的,但也要求选择某个学术领域进行专业学习。哈佛对本科生的教育要求很高,哈佛50%的学生会选择社会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,30%选自然科学,20%选人文科学。就专业学习而言,哈佛的最低要求是,一个本科生要在一个学科领域中学习12-16门课程,而这些课程应该是时长为一个学期的课程。而选择“荣誉专业”的学生,则还有特殊要求,最终要完成一篇毕业论文。

我们都知,在当下的中国,绝大多数的本科院校都把毕业论文作为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。但在哈佛,毕业论文并非必要条件,唯有荣誉专业——社会研究、历史与文学、科学史、文学等——才会要求本专业学生必须写毕业论文。

“荣誉专业”是很多美国大学为优秀学生所设置的一种激励机制。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,哈佛所有的在校生都可以申请成为“荣誉学生”。当然,荣誉专业一般都有入门的条件,平时要学习“荣誉课程”,毕业要写毕业论文。一般来说,荣誉学生要比一般学生所学内容深入得多,也要求他们具有独立研究的能力。

目前,哈佛共计有46个专业可供学生学习。在这里,我想介绍其中两个最独特也最具哈佛特色的专业,由此可以大致看出哈佛对本科生专业学习的基本要求,也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哈佛所以为哈佛的原因。这两个专业分别是“历史与文学”与“社会研究”。这两个学科都属于跨学科的专业,也属于“荣誉专业”。

就“历史与文学”而言,其专业设置的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够熟练掌握西方文明史以及西方“文学经典”,像莎士比亚文集、《圣经》等。这个专业创立于1906年,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得以完善,到今天为止,这个专业还是广受重视、要求很严的一个专业。比如,这个专业要求学生在大二、大三期间,要进行面试,而且还要参加连续三年的导师辅导课程。

但总体而言,我以为,该专业的严格要求主

如选择5小时的京沪高铁而不是延误如家常便饭的飞机,有人选择火车是因为价格便宜,而还有一群人,选择火车的具体原因已经说不清楚了,但很明确,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火车情结。

天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研究生李浩晨自称“伪火车迷”,但是,只要出行,火车都是他的首选交通方式。

“首选必须是火车,再近的路只要有火车都是首选。”李浩晨说,比如最近从学校去塘沽都会坐城际列车,但其去塘沽的轻轨也是火车站首站。

李浩晨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小学去北京,他至今记得那是一趟绿皮火车。“从安庆出发时间很长很难熬,完全跟我现在对火车的感觉是两个极端。”而李浩晨真正意义上开始一个人第一次坐火车是在江苏读书,从南京到镇江,车型还是BSP(车厢类型的一种,部分列车采用此类车厢,现在较少)。

“其实开始哪有什么情结,都是出去玩坐火车新鲜。”李浩晨说,渐渐地,坐得多了,感觉就变了。“现在肯定是一种习惯。”

李浩晨告诉记者,他本科有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于火车,关于火车的任何内容都想了解。之后,他在论坛上认识了不少火车迷,与这些人接触后发现自己太“水”了。很多东西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学习了解到的,包括去拍火车等。到如今,他这样表述:“火车对于我的意义不再是一种机械方面的爱好,纯属一种感觉。”

读大学至今的火车票李浩晨都保留着,在他看来,每一张火车票都是一段记忆。有时,只是翻翻以前的车票,记忆就会被一下子拉回到特定的场景之中。

在不计其数的出行中,李浩晨印象最深的还是在5087次列车合肥西到安庆西上见证了两位好友的爱情开始。至今,他们也都在一起。

关于所谓情结,李浩晨觉得,这种感觉有点虚无缥缈,其实只可意会。

他读过一本叫作《记忆火车》的书,里面有句话他记得很清楚:“对于中国人,火车是往事和人生离散的聚集之地,与火车有关的一些场景会被暗暗地保留一世。有的时候,一生也不过是一些站台、车厢、出站口场面的串接,火车暗含着别离、转折、落寞和企盼。”

“这句话一下子就让我产生共鸣了。”李浩晨说。

学子情怀

不久前,我去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,考点在一所中学。这次考试一共有三个科目,时间是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,上下午两场之间有休息的空档。但无疑是一场硬仗,所考验的不仅是人的脑力,还有过得去的体力。

正好路过一家肯德基,我心想肯德基里的就餐环境不错,吃完饭还能简单休息一下。正是午饭时间,用餐的人越来越多,与我差不多同时进来的人已经吃完了饭,都不约而同地从包里拿出长相相似的教材,开始做考前的“最后挣扎”。我手里捧着一杯可乐,漫不经心地一边翻着书,一边欣赏肯德基难得一见的“壮观”场面:许多来用餐的顾客都在转着圈地找位子,后来无奈地发现,这些“坐地户”都没有离开的意思。一个年轻的帅哥一语道出了真谛:“怎么肯德基都成了自习室啦!”是啊,如果肯德基成为自习室,或者说,有部分单独的阅读空间,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动的事啊。

还记得一位作家在博客中写了他的一次阿姆斯特丹图书周之行。在每个图书展周期的星期天,如果市民们当日手里拿着特定作家的一本书,就可以免费乘坐全市的公交车。这本定价7.5欧元的书,就是他们不限次乘坐所有公交的通行证。且不论公交车票价如何,单论这种可称得上行为艺术的创意,真是一举多得。手里拿着这本书的人,一定会把它当成谈资,如果朋友圈里的你没有,岂不是很尴尬?还不如花7.5欧元,既能读书,又能免费坐公交,又能加入书友的对话圈子,最后还能收藏此书。而对于出版商来说,无疑也是一次成功的促销。如果我们管中窥豹的话,也许这就是荷兰何以位居世界阅读大国之原因吧。这样的图书宣传,最持久的效果就是满城飘溢着书香,并养成了全民坚持读书的习惯。作家、出版社、市民,何乐而不为呢?

其实,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,肯德基当然不会成为全民自习室。但如果我们能发扬鲁迅先生的“拿来主义”精神,如同荷兰市民一样保持阅读的传统,尤其是保持对经典著作的阅读,结合我们自身特有的传统品质,那么全民素养的提高也就指日可待,文化强国之类的标语才不会沦为空洞的口号。

(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学生)

如果肯德基变成自习室

■李莹

一个工科男的青春纪念册

■本报通讯员 王潇

6篇论文被SCI收录,2篇论文被EI收录,来自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应用化学专业2011级研究生薛兵说:“这是我的一个青春纪念。”

“很多‘211工程’学校的研究生都做不到这点,一般也就是两三篇。”他的导师孙家跃教授对爱徒赞不绝口,“薛兵特别优秀,他搞起研究有一股钻劲儿,不怕吃苦。”

“泡在实验室”的青春很充实

薛兵发表的8篇论文都是关于“稀土掺杂的无机化合物”的,他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它们的性质,通常都要用多种方法来核查。有些实验还要去北京郊外的良乡校区做,很多时候他得6点就出发。他认为,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“总不能让老师等我吧”。

薛兵起得早,到实验室早,走得晚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孙家跃说:“他每天是最早到实验室的,也是最晚离开,有时候因为一个数据不理想,他会反复实验很多遍。”薛兵的学妹就曾经看到他晚上11点了还在实验室做实验。

薛兵认为,这么早起床去实验室,是因为做实验是一个非常花时间的过程,有的时候中午饭都顾不上吃,一直忙到晚上才能回宿舍,而准确的实验数据正是撰写论文的基础。

尽管很多时候一个人对着器材一整天也说不了一句话,但薛兵却说:“没有奋斗过的青春多苍白啊!何况这还是一件你喜欢也值得你去为之努力的事情。”在师妹邱秋梅眼里,薛兵是一个“对自己生活有想法,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规划的人”。

“啃硬骨头”的青春很励志

薛兵一入学就为自己设立了目标——要在科研上有所建树。泡在实验室里只是他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所付出的一部分,在国际上发论文是他更大的目标。为了实现自己确立的目标,早在研一的时候,薛兵的努力就已经开始了。

“我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,得益于导师的悉心指导。”薛兵说。孙家跃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,每两周要开一次组会,在会上他们会对彼此的实验进度进行交流,导师会针对每个人的实验问题给予详细的解答。“每次的组会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新的起点,通过导师思路的引导让我能够重新思考这个问题,帮助我拓宽了思路。”薛兵说。

要在国际上发论文,语言关是个大问题,全英文的论文写作使得很多中国学生大伤脑筋。孙家跃表示,在审稿的时候,如果发现是中式英语,直接就会被退稿了。

为了适应全英文的写作要求,薛兵坚持“蚂蚁啃骨头”的精神,在研一的时候就开始大量阅读外国文献,“一开始很多专业的术语我都不明白,我就把文章打印下来,一个词一个词地对着看,有不认识的就在旁边标注中文”。十几篇文章他反复看了很多遍。同时,他还不断地去搜索最新的国外文献,从研二开始,保持着每周至少一篇的速度。这不但开阔了他的视野,也提高了他的英语能力。

一篇英文文章的写作,薛兵经常要几易其稿,句型、时态、语法……全都得注意,全都要反复地改。薛兵说:“我的第一篇论文一共耗时9个月,光写就写了两三个月。”

就算如此,薛兵也会遇到被退稿的情况。“这个时候会很受打击,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被肯定,但我最终坚持下来了,是因为我认定了我的研究生目标就是要努力做科研,好好写文章。”

“专注”的青春很出彩

两年间,薛兵除了这8篇论文,还参与申请了3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,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,独立承担了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1项,参加了2012年北京材料与工程国际会议和2013年丽江材料科学与工程会议。在今年,他还成为了国家奖学金的获得者。

薛兵将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比作一部励志片,从一个实验室“菜鸟”,一步步走向成熟。他不让人用“成功”来形容他——“我只是想在研究生期间做好科研,现在做得还可以,当你把社会实践、人脉等作为目标时,认真去做你也可以做得很好,所以没有什么成功,失去与得到是同步的。”

“上天对每个人都公平,当你得到很多的时候你要想到也失去了很多,但求在自己所看重的,自己在乎的方面做到最好。”这是薛兵最喜欢的一句话,他也确实做到了极致。如今薛兵已经研究生三年级了,他的这本“青春纪念册”也写到了最后一章。现在,他又瞄准了新的目标,准备踏上新的旅程,去书写新的故事。



笔者在哈佛大学英语系。